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明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興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為奉天府開原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數

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覘敢進東豈復能出兵西略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閒伺敵蹤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以分納克楚斷不能仍無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别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遂加臆

侯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師師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爲喇固（舊作乃剌吾今改後倣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來今改）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

度遼安插受州為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從人親視從役從慶州經抵金山道里建置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于塞外地理全屬忙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焚錦衣刑具雖亦一時善政且

城方輿紀要曰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迤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戍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事在二十六年

復登明其榮以並能慮及方來然其末季奸璫暗以肆虐視前加爲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凶所一舉而廓清之使知道其凶焰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于凉明祖不能辭其咎矣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師師趨金山遣使送罕喇𤄙還至松花河即松花江注見前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罕喇𤄙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左丞劉特默齊舊作劉探馬赤今改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今改後倣此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伊圖河龍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

句喇回言意猶豫不决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酧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

撫降須處置得其使之樂業安居永消反側明祖之諭誠策之善者勝乃得衆撤兵引敗潰卒之怨皆由其中情惟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耳宜即當申軍律以誅之勝實無所辭咎

敗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殿後為潰卒所邀襲馬蹄被執英絶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瀋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攫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從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兵後至猝為所乘三千人殲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賜喇

何轉佚異日稲塲蜚語耶

國亦授千户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女壻也共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茂恚之愬勝益怨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于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許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

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州（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

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濠人武定侯郭英興之弟副之都督耿忠孫恪興祖之子為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從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瀕海四郡（福漳泉興化四府）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辛在未年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松江府）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工來則海工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

水具戰艦砦壘措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雖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固無備及干戈鋋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後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圮民多賴以相保戍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蠻人驅象列戰特稽以為恐嚇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并為州今裁之摩沙勒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阜山夾江險隘如峽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府置廵司于此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

虜衆之資使懦者懼而却辟鮮有不受其蹂躙者沐英部署將士奮勇直前大呼而繼以礮弩先聲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奪其所恃握刀馳突賊衆披靡遂以克捷可見臨敵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理即昆陽之虎豹股栗亦由光武威氣懾伏不

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卻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鬬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什

蓋借助風雷也

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廸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從仿此

王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王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王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蔡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今

改後倣此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廸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勑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廸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事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自縊廸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謀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廸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貲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畧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瀋陽侯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攄不縱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禑逼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禑本辛肫子禑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瑶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寖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

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illegible]工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為監察御史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大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勦根蔓株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益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處在承平人安其

而暴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無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延安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選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寺閣執戟坐皆用俊良勿興土木之工勿侵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成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惟蕩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忠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推埋倨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雖日立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

業而必為均田之策紛紜于學重援閭閻其所害于民生者滋大武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徵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不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籌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

氏御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苦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舊賸而稅反輕春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投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衆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拏戮本于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逼其罪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除獻所奏略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

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縉未授御史時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

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句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經戰爭亦未必比戶仳離皆致失其恒產若扶向富厚者强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擾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

以聞帝曰綺以兄散自恣邪逆命為御史既而綺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綺父閑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俟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　苦麻元史作普麼今依明史土司傳）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

才緒不察時宜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免服飾以辨等威固為正論然

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及德會兵討之及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壘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適還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爲軍之害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勒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明初為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

不過審慎嫌微所繫猶小而當日眾建諸王封地太廣寖東強幹弱支之道遂貽後世燕藩墨逆禍基卓敬既有所見何不舉其大者剴切力陳而摭末務以為建白可謂昧于輕重哉以明祖未從其言為惜即林而行之亦安能弭患于未形乎

聞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既適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住今改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偕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與前

卷係兩人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

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被弒有郭勒齊者篡立稱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按琨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燁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煓煓死弟燁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燁弒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初設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

其後以勲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永定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為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為姓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俱倣此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今土默特阿嚕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為聲援獨朶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

使居京師 至二十五年復勑歸藩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庚午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

晉王征𢹂珠及𤎖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

辛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爲爾布哈等降棣出古北口偵知爲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爲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爲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爲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强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亦橂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謚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

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吏易棨數曠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字仲寧山陽人）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靖嘗鞫一武弁門卒）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卽非甘心附和亦與躬爲反逆同科明祖既以按治得實當明具獄詞以彰顯戮

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琦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琦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扶獻息大獄二也不奨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

無法紀明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閱事陳楠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皆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薄錄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録布告天下

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拜宫人臣之分極矣稍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絶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脱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纎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見前海溢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隋縣今屬陳州府）太和（宋泰和縣明改泰為太今縣屬潁州府）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夾淮相對亦

名東止陽全入于淮而貫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堤會其冬大寒役遂罷

封子十人為王

楠帝第十六子余妃出為慶王封寧夏　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大寧　楩帝第十八子周妃出岷王封岷州尋徙雲南　橞帝第十九子郭惠妃出谷王封宣府　松帝第二十子周妃出韓王封開原　模帝第二十一子趙妃出瀋王封潞州　楹帝第二十二子安王封平涼　桱帝第二十三子李賢妃出唐王封南陽　棟帝第二十四子

劉忠妃出郢王封安陸楧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出伊王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

故有是命秦王樉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

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

以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

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闗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當斷于心彼時定計建储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變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壬申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諡懿文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 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 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 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侍之

疑讒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柄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于奇患其後亦不免令終雖太甲詞協之事載于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

至京為江湖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建昌衛（今四川寧遠府為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曰西昌縣為寧遠府治）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等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置明改衛今為冕寧縣屬寧遠府）玉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人）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磨閣西北）擒其將賊衆大潰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乃

位副如初父宥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立蕭林遂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帝元罰於沒至淪胥前車可鑑益三吾不過朵太孫寬厚乃敢僞托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于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階之

走栢興州（州當作府今寧遠府鹽源縣元為栢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王遣百户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謚昭靖）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字景春）晟（字景茂）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已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絶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詒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

朝鮮

改詹事院為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

是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司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清紀隨時設之不常置

竄寄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詣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恒

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

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

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

俗稱首則得衆書云寬而有制

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

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

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勲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

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

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如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富昧行之仍爲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于建文多過譽然而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常大怒有所誅譴退朝怒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哉一道帝意解遣者獲益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祥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其數性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爲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

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邪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頗富兵則頗强土地則頗廣人民則頗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稅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民偶入註誤之中者昔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採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為漢中教授

如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一立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屬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小過本不至于遠竄但既以賄吏則罪有宜出朝廷召回部民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已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彦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彦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幺等伏闕乞留帝賜晏遣還幺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

代闕乞留遷為縱逮是黠吏之朽編氓轉得而振之武何政體明祖于此且加以賞賚起擢不啻導之作奸犯猾吏刁民覘見意指交通感胜流弊伊于胡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

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起擢者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事見前鐫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太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有不

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濠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眞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

臣之心為言者覘此則可知建皆建儲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戎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藍玉所能覘測其密告太子之言惟見于永樂實錄或出當日史官付會否則玉好為是言以俑亂亦未可知縱之明析若

女也以故太子遇玉厚玉初征納克楚還言于太子曰臣覘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王之國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厚故敢布悃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玉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定皓其蕩之事紛紛又何由起哉

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濟浙江人宋鄭綺七世孫）為左庶子王懃（浦江人澄之孫）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史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慕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孜之澄卒子三人能承父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

關濟懋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綺至濟兄弟累世同居幾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告鄭氏交通者濟兄濂湜爭入獄帝聞將召見立擢湜福建參議命舉所知湜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議應懋從兄也及是濟懋又並授東宮官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埒云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十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

五千八百十二

甲戌 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徧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祠誓以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

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卧冰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卧冰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冬十一月賜穎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

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王弼謂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戮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

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

阿資發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

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瘞甎其下以碌碡碾之取有鞳鞳聲走馬其旁以為樂邑有與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與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知州

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州貼堅妻黄以愛女予茂為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黄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已或搆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奉議州宋貴明改衛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字彥賓虹人都督僉事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為副發江西

恭慎不泄所由以功名終和之作已實高出當時諸將上亦猶唐之李郭同建勲績而子儀獨全令名也明祖晚年于諸功臣多存疑忌然如胡藍之獄乃法

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謚襄武

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罹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所必誅餘雖各有取禍之道然往往株連不已罪狀又多未分明鳥盡弓藏較之漢高尤為過甚也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既成帝自為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丙子

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蹤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掩擊之既而棣至察察爾山（舊作徹徹兒山今改）遇敵

大敗之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字林帖木兒又追敗哈拉固舊作哈剌兀今並改後仿此于烏梁海城而還

秋九月大賚致仕武臣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

丁丑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寨置長官司今司屬貴州都平府守

將吳得并孚戰死事聞詔皆恤贈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攻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城在黎平府東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師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注前見辰溪隋縣今屬湖南辰州府進勳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顧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遁適成以計擒其黨魁並誅之水西平　水西注見前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為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先是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為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討恨然語人曰翰苑當有死吾其鼠乎既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

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于

衛衛發兵捕之次陽平關賊大集遂戰官軍敗賊遂

入略陽殺知縣呂昌楚薇州教學正顔敘彬陝蜀番

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駐

文縣遣將分道追勦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

之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部長刀幹孟叛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刀幹孟怨故叛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又名崑崙岡在永昌府騰越州東蒙氏時僭封西嶽直擣南甸元路明置府又改州今為宣撫司屬永昌府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西南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

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亦曰怒江以洑濤汹湧故名源出吐蕃西南流經麗江永昌諸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八借封四瀆之一連破二塞幹孟乞降帝不許既而春卒幹孟竟不降何福帥兵討之擒斬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緬事在明年

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王棣遼王植備邊開平武祖實錄則云是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淮救令歸為二書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年五月矛盾殊

是蓋成祖實錄所載皆舉兵後之飾辭其後史官遂筆而書之不足為據今依太祖實錄特書此條以証成祖實錄之妄皆類此

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遵命定議以進

葬孝陵在江寕府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當鍾山之陽今設陵戶守衛禁樵牧

七日而葬遵遺詔也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尚未聞喪遂據遺詔止毋會葬

明史贊曰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修人紀重風教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北之出实徙蕃而以建文不從為惜然不久而有顧黄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盾然敬此論若

賓身燕之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

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州縣汰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于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

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

制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

在洪武朝與靖正名分之議正陳明祖必能採而行之未必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久蓄異謀誠伏戎說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泰召不至即能不動聲色挈而執之彼封內地則依之所為

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名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以齊泰（溧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深謀秘計固不能出燕王意料之中矧當月處尼旋頷首俯首聽人牽掣乎、太孫初立正龍潛養德之時況明祖尚猶在御卿諸王擁兵於外有何屬尊地偪可疑而輒向官條商善全良策實非讒慝所宜言子澄承問自當對以正道

泰習邊事初為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于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

無舉體親大義悲切數陳以與將木揵業乃竟預焉控制之術且引漢家七國故事同例是稍以逆節諸王之必反其輔導東宮處人骨肉寄而失之建文殘位本勢遂以隱昔東角門之言為詢則其處心積慮誠不免過事猜防毋怪貽人口實也

言子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長星西隕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稅

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

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齊泰黄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

四海雖制當時目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濞楚戊比且有[illegible]自有其父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於法者乃欲借以翦燕羽翼先削周王湘稱復相繼罪廢責為非策惠帝甫擾紛紛不思停睦以繫屬人心

命曹國公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尋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橚為庶人竄蒙化諸子皆別徙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冬十月熒惑守心

前都督府斷事（百官志五軍都督府俱設斷事官秩從五品）高巍（遼州人）上書言時政

而頓興奪日聞重傷親誼致諸藩人人自危況燕王久蓄異謀疑畏益深適以促其禍亂謀之不臧差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既知建文之為婦人之仁而巳又實無擒奪之能害人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分封本非良法

賈誼衆建之謀

巍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盍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違制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後燕師起巍請使燕軍說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陳禍福且言大喪

主父偃推恩之策亦不過書生紙上談兵即未雨綢繆尚恐不足收制馭親藩之效況惠帝時積釁已成禍患近在眉睫高巍此議燕王豈能降心相從即從之而好亂樂禍如高煦者亦安能保其不相朋為逆即巍惟逞其筆墨大言不慚實無益于國

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遲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遂自拔南歸

頒示御史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諫疏于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畧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惟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尹觀其自請詣
然工書不報遂
以救歸則其空
言無濟槩可見
大

以工部侍郎張昺人澤州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

張信臨淮人掌北平都司事

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

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

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鄞人

善相術棣召見珙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棣由此益自喜逆謀遂決

及卜者金忠鄞人善易卜自是棣陰

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元故宮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緣厚垣密甃瓴甋瓦缶

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久之事益露上憂者日甚帝問齊泰黄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邉報但當以防邉為名發軍戍開平護衛精鋭悉調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宋忠帥兵屯開平以燕之護衛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于彰德諸處

惠皇帝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録

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字安常恩縣人等為總裁

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

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

尊母呂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為皇太后立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

為皇后子文奎皇后出為皇太子

封弟三人為王

設官原以董事宜條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乃汲汲更定徒資背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為己任耶蓋紀事者多右孝

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敘閣大學士並去大字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都御史為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為左右兩院通政使司為寺大理寺為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餘內外大小諸司悉有所更定 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棣藉口

偽而以罰惡之非歸之齊黄者尚未至齊黄之世則有之謂之爲過則不可

命刑部侍郎暴昭（潞州人）戶部侍郎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徙湘陰）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使凡二十四人敕獎康平黜貪墨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柏累

歷塞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會代

邸亦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搏京師幽桂大同戶部

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扶削奪諸藩乃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徒坐

自困耳帝不能從郭任丹徒人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

舅徐輝祖徐達之子燕王妃徐氏達女也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稱病

燕王自建文既立即萌覬覦及削藩謀起叛志益堅其禍變本

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瀕行入輝祖廄盜善馬徑去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道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于是朝臣舉以責燕燕謀益急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楩不法廢為庶人徙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護衛張玉字世美祥符人朱能懷遠人為

爪牙選將校勾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病既稱病篤或佯狂走市奪飲食或卧土壤中大暑圍火爐猶搖首顫曰寒甚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信與貴昺同受密敕捕棣信毋知之以為不可信乃三造棣府辭不見于是乘婦人輿入拜牀下棣佯為病風不言信曰王果有恙耶今朝廷敕臣執王宜早為計棣聞信言覺其誠呼為恩張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棣乃用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

難於消遣是文心存疑畏必欲去此隱憂又不能制其死命勢既得的不振力持以為畫謀定策者又不過一二道備黃子澄兄然剛人之識徒然言大而夸其實毫無部署亦未指防遏而詞氏並密為伺承史臣守臣方以周防為得計而其所何以謀

然右惟貴之謝
貴張昺張信諸
人信既反覆不
忠貴昺則漫不
留慎馭之如將
馭豚大事一去
而不可復挽縱
由齊黃智識庸
淺不知燕王沉
鷙雄毅長於用
兵竟明視為小
敵動輒以輕心
擇之既乏運籌
決勝之長並昧
知彼知己之智
不自度德量力

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結貴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貴昺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泣諫殺之參政郭資（武安人）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字克聲臨潼人）並降棣棣乃上書于朝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庸關破懷來都督宋忠戰敗死之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城叛衆至

而毅然身任不疑誤國之辜二人實無可辭耳

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為名七國之反以誅鼂錯為名大抵亂臣賊子必有說以為兵端燕王之稱靖難亦猶是也明季諸臣由為尊親之辭凡紀燕事必以靖難時書之言之不順孰甚敦質

數萬

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橞棄其國走還京師

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及書聞帝告太廟削棣屬籍廢為庶人詔示天下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開國勳臣多已物故獨炳文尚在朝廷倚重然年已六十五矣駙馬都尉李堅都尉甯忠副之帥

今于初起時互異其事其稱所有紛錯之名榮作判別然知一時所托稱原為千秋公論所不予而順逆之理昭以明矣

師討燕、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良之子）都督耿瓛（炳文子）都指揮盛庸（史無里系）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于真定以暴昭掌之（棣既反齊泰黃子澄孟㥁恍任事請聲其罪以致討或難之泰曰名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又何疑焉自是命將興師皆二人主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于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

用武之際非如鄉飲序歌以通典故為尚也卒之僨轅敗事哦

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王譚淵（清流人）等循河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讀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有名公卿間故子澄薦之）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

江何嗟及哉

通天犀帶親為推輪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傾國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顧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輜重走

親親之說固所以中篤宗盟若叛逆已形使為獲罪廟社即非輸忱請罪尚不宜復顧念親況燕王狀嬰稱兵史非區區通問推恩所可冀其釋憾而弭志又其時王師屢衄燕勢日張蘇即

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界直薄北平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見方輿紀要垂克景隆忌能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得上

御史韓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暨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于是周王既見廢湘王又自焚齊代相繼被推為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屬之亦不堅此言深有至理願陛下少垂鑒察興滅繼絶釋代

尙欲勸其罷兵守藩實爲必無之理至所云與成祖絕封墓釋囚逮周王迎楚蜀命各世子持書修好尤全不達事體之言共識見與兒童何異眞不值一哂耳

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逮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原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朶顏三衛歸北平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所屬朶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爲書遺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

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獷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于鄭村壩（在順天府大興縣東）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亡士卒十餘萬明年春棣兵陷蔚

州注見前攻大同使景隆疲于奔命景隆自紫荊關在易州西即太行蒲陰陘也地記太行第七陘為蒲陰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始名紫荊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黄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為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

庚辰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憂蠲蘇松嘉湖極重田賦事具前至是帝復

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帝政浙西賦役重

夏四月李景隆敗棣于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景隆大誓師于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陳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在霸州東文安縣北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滁人預伏兵河側棣至伏發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以三騎適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安失馬百

李景隆授鉞北征統率至數十萬又有瞿能平安諸良將並列偏裨使能奮勇爭先長驅直入武望可奏膚功顧庸怯無能又復心存媢嫉北平垂克輒以忌功阻止致城守復堅白溝大戰燕王矢盡劍折退走登隄乃不

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擣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騎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于隄幾為瞿能所獲力走登隄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比日晡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通海之弟）滕聚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陳動棣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烟焰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

如東銳追擒轉因說疑相訛畏縮不前使得遇遇放潜逃卒之引衆復回遂至一敗不可復振核其誤敵負國之罪實當亟正刑章乃惠帝僅召還朝而赦子寧等連疏糾彈竟爾置之不問迨金川失守景隆遂首出迎降惠帝之削於此益見矣

聲如雷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勢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鄧州人趨濟南時高巍自燕還與鉉遇臨邑值五日誓酒同盟遂偕入城　臨邑漢縣今屬濟南府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

帝用齊泰黄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諭罷兵棣不從得成遂附于棣尚寶司洪武初置掌符璽卿秩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出居民于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工伏壯士闉堵中候棣入下板擊之别設伏斷城外橋棣聞濟南降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斷南北道則江淮可圖也遂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蓋鼓吹徐行至城門軍士失約棣未入板驟下傷棣

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卒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

鐵鉉詐降之說出明孝賢古穰雜錄國史考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忘信輕率若此明舊史例諱深以為然考賢在天順朝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成祖諱耳何足深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採輯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臯門前門為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為南北通逆舜沱河之分流黑龍港河經其下

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

鈞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

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

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駐德州

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九月詔録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

葉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黄子

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

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執徐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譚淵一

夜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

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

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鬥翼棣潰圍出以百騎出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銳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 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盛庸敗棣于夾河在冀州武邑縣南滹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斬其將

俑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遂稍却遂是俑之精于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俑豈得託言不知使決計剿擒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嗚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負殺叔父名之詔為解惠帝固思俑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

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謂棣曰臣前言即行必克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自此全勝矣）棣遂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瀏陽人）等殊死鬬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

迫永樂篡立膺爵位如常則其隱懷二心亦難免春秋之責矣

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勝負畧相當忽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面迎砂礫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右翼橫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卒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强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真定庸之斬譚淵也其麾下驍將皂旗張楚智亦皆

陷沒皂旗張者名張能力搦千斤每戰揮皂旗先登輒勝軍中故以皂旗為之名戰死時猶執皂旗不仆云智被執棣欲降之不屈死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于外密令為募兵計

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

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

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度盧溝搗

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

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閩鄉人往報詔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𢧐庸吳傑平安分道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

夏六月棣將李遠懷遠人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

詐為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

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為遼

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

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

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

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勒兵還北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執棣惟己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因紀事之常耳

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嘗受密詔輔

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為言者詔所在有司繫治于是中官密遣

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餉道破蕭沛及宿州時州縣官以城陷先後死難者献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燕將戰被執懷印死濟陽教諭王省為燕兵所執詞義慷慨衆舍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東平州吏目鄭華由行人司貶官燕兵至長史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與其妻蕭氏皆死之沛縣知縣顏伯瑋守沛指揮王顯開門降伯瑋冠帶升堂自經死其子有為伯瑋先遣歸侍父不忍去亦自刎伯瑋客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諭之降皆曰願隨顏公地下俱死之蕭縣知縣鄭恕亦

敗則偽竄討臣勝則召還大將衆動治如兒戲廟算如此安得不速致覆亡迨其後燕已陳師江上尚冀割地罷兵尤為非策

以城破不屈死籍其家二女俱死焉　向樸慈谿人王省字子繖吉水人　鄒華臨海人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公真卿後　鄭恕仙居人

壬午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

召故周王橚還京師

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于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宿州虹壁至宿遷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遷者謂之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

其窘迫無措之態可憫亦可歎耳

來會戰于齊眉山（在鳳陽府靈壁縣西南山間入字如列眉然）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淮土盛暑濕蒸諸將請旋師觀釁棣不從（棣集諸將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皆從左棣怒曰任汝曹所之乃不敢復請）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棣後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壁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師精鋭横擊斷其軍為二福開壁往援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翼日燕兵猝薄壘亦發礮三福軍以為己礮也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溺福單騎走安及都督陳暉侍郎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棣尋釋性善歸令説朝臣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之盛庸獨軍而南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

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棣先以進香為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棣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沮殷乃割其使耳鼻縱之歸）曰留汝口還為王言君臣大義棣氣沮鳳陽守徐安亦拆浮橋絶舟楫以遏燕棣乃令邱福（鳳陽人）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戰艦遂度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都指揮使崇剛廵按御史王彬嬰城固守指揮王禮江都知縣張本縛剛彬開門以降剛彬見棣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修撰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首以兵入衛請召還齊泰黃子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各帥兵入援後彥回彥方皆被誅縉遣戍璡獨得免又有松江同知榜募勤王義勇斥燕兵乘恩悖逆後磔于市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張彥方龍泉人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松江同知或曰周繼瑜然史無可考）

下罪己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密已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集舟師江上為守禦計兵部侍郎陳植監戰植慷慨誓師部將救之以降棣投部將具棺殮植瘞之植廬江人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

帝不知所終

武庸徐輝祖等敗棣兵于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為南北津要有城今設守備駐此會高煦引番騎來援殊死鬬庸軍退駐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北通大江接儀徵都督僉事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舟師叛附于棣棣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衆降棣進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衡山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景隆等

遜國之説傳聞互異當時宫中火起事出倉皇出亡既無實跡可憑又何以知自焚之必由説谿茨地雖無所指証而為僧蹤

不能發一語遂還帝復命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幸以圖興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棣尋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内應帝手劍斬之橞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葢開門迎降御史連楹襄垣人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于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

聊又誰實親見而灼知之設云以間係念舊君者其未死而猶託遜荒實足為妨搖羣心之漸成祖何不將自焚情形宣示衆止顧一任無根之語輾轉流傳援厥所由殆因成祖自知慚德欲曲諱其篡弑惡名故反隱揚死說以明己無殺死其君之事

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識力辯其妄且言建文闔宮自焚引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其言誠是但援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考雖有外訛或未必悉由附會且史仍稱黃觀募兵未還或謂曰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似又非盡無指者第事難徵數姑從闕疑今故附錄出亡之畧而復辨之如此明史贊曰惠帝天資仁厚踐阼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其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後紀元復稱洪武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草野傳疑遂多訛謬矣

棣自立為皇帝

厥後丈人不終從而緣飾其間遂成千古疑案向來論史者斷斷爭訂必為之指實而辨證均不免失之愚耳

楊榮相業爛然為三楊稱首然身為侍從國破君焚迎謁不暇臣節已虧且其言明請謁陵陰為勸進尤見巧于獻媚雖其後

棣入京編修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遽趨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即皇帝位（茹瑺入賀迎謂曰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頓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于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輝祖卒帝乃令輝祖長子欽嗣封神宗時錄建文忠臣以輝祖為首追贈太師）

政績可稱亦不足重矣齊泰黄子澄說者病其首發難端比之鼂錯不知景帝發安忠帝勢危固不可同日而語但與謀國者措置乖方實難免于貽悞而方孝孺亟亟于更制設官致來燕兵口實亦不無迂闊之譏爾忠帝工膺

謚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黄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頷之及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鎮撫伍雲縛孝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

正統諸臣目擊時艱則去偪除强以固安宗社自屬臣分所宜然至于國勢阽危猶欲四出募兵意存克復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且亦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為無忝綱常正不可以其謀事之不成而槩加以不若成祖之濫誅洩憤屠

自若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哭且罵復强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命繫獄會泰于澄亦至泰自廣德往他郡收兵有識其馬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執之子澄至太倉亦為人所執械至京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于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絶命詞而死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

戮忠良濫刑以逞其夫曰無可恕耳

門人廖鏞(永忠之孫)廖銘(鏞之弟)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被逮與胡子昭(字仲常榮縣人刑部侍郎)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太常少卿)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御史)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陝西僉事)鄭居貞(閩人河南參政)俱坐死泰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廖鏞等而外復數百人(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改作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

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孝孺于市舊史例議以鏞嘉猷逮論在孝孺死後十族之說非實今亦不採附注于此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子寧縛至語不遜磔死夷其族姻戚俱戍邊敬先是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僧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

死節乃人臣本分然低徊議論至於吳溥決王艮之必死而斷胡廣之不能死節所料皆錙銖不爽但溥與艮俱策名仕版即當效其取義舍生見既明于責人何獨寬于責己乃思以圖全甚至于以致節是其累私心而

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時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襄陽人最先死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後追戮詔下亦首及昇未幾修撰王艮字敬止吉水人飲酖死城陷前一日艮與胡廣解縉俱集司業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節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言未畢聞廣呼家人謹視豬溥曰一豬尚不舍能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酖死矣胡廣字光大吉水人吳溥崇仁人與弼字子傳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投城下死宮中大起泰馳赴燕軍被縛以非叛黨釋不殺自投城下死葉福侯官人守門死福守金川門燕兵入死之衡府紀善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江

不足以服銅寸
一銖不分者冷
語旨識何異桃
人土偶之相誚
邪

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大程子之後自經死是修為衛府紀善王末之藩留京師城陷具衣冠為贅書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本立由僉都御史改官末行燕兵入亦自經大理寺丞鄒瑾永豐人御史魏冕瑾之蜴同自殺燕兵至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庭有迎納意冕帥諸御史毆之幾死患帝倉皇罷朝冕與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殺瑾亦死之同邑部樸役泰府長史聞瑾死憤激不食卒皆在帝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督運軍儲聞變趨京師帝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聲不屈與子六人同磔于市戶部主事巨敬與迪同執亦不屈死敬平涼人刑部尚書暴昭昭自真定召還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侯泰

字順懷南和人督餉淮安聞京師陷行至高郵被執不屈死

戶部侍郎郭任任與同官盧𢓭主調兵食燕師入二人同被執皆不屈死𢓭仙居人

禮部侍郎黃觀觀募兵至安慶京師陷或告曰宮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剎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觀妻翁及二女在京先投秦淮河死觀同官有黃魁者燕師入亦不屈死　羅剎磯在池州府東流縣西濱江方輿紀要巖石森立舟帆艱險

副都御史茅大芳名諱以字行泰興人京城陷與僉都御史周璿同被執皆不屈死大芳子二人亦死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都陽人燕師起晝夜畫軍事帝即位召閏不屈死籍其家長子論死幼子戍邊女郡奴方四歲或提入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爨灰汚面髮長二寸即剪之洪熙初赦還猶處女誓不嫁鄉人敬之皆曰此真忠臣女也

修撰王叔英叔英募兵至廣德聞京城不守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藏衣裾間自經死時御史林英亦募兵經廣德知事無成亦自經死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由翰林侍講改官帝即位召見不屈死之給事中陳繼之莆田人韓永西安人京師破二人俱不屈死御史高翔朝邑人帝即位被召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戍極邊高氏産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謝昇諸城人與同官懷寧甘霖聊城丁志方皆以被逮不屈誅又有董鏞者諸御史時時會其家誓以死報國城破後坐逆黨死宗人府經歷宋徵嘗疏請削罷藩屬籍燕師入不屈死刑部主事徐子權新淦人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字天性祥符人建文中官刑部侍郎末減燕府人罪不當上指出爲浙江按察使帝即位頗德良遣

使者名之良將斬使者衆訣之去良集諸司印九千私弟積薪自焚印俱毀帝以良毀印徙其家于邉

蘇州知府姚善善督五府兵勒王未及戰燕師入索黄子澄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起兵善曰公可去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為麾下縛以獻不屈死

漳州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帝即位詔至痛哭不出迎師生員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建文帝哭臨有司執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

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字叔揚常熟人赴水死建文中鉞丁父憂閒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戶科召鉞自投于水其家以溺死聞故得不坐

御史曾鳳韶廬陵人自刭死鳳韶以御史歸里帝即位起原官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刺血書衣襟為絕命辭自殺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謫戍死度素與方

孝孺善以逆黨戍廣西坐語不遜族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基次子下獄死燕師起璟隨谷王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歸青田帝即位召之以疾辭逮至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死皆在後他若御史葉希賢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希賢或曰從帝為僧出亡名應賢或又曰後為雪菴和尚景先或曰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樵夫並附録存疑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位去者四十餘人世遂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齊朝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惠帝為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河西傭為傭莊浪魯氏冬月常披葛衣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避之後竟死莊浪補鍋匠往來川中業補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

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其人曰馮翁能為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王山樵者或皆謂建文遺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惠帝崩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身入籍中不食死龔翊為金川門軍門閉慟哭遂隱而死雖正史未為詳載而遜國諸書所錄節烈凜然有裨名教今並註于此以備稽考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凡建文中所更政令條格悉罷復舊

革除之說議論紛如考當時成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于季夏改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說者遂謂止改是年不知詔內所云

止就現在而計遂舉是歲六月為例以便遵循實則前三年皆已並從改革故當時欽天監所進歷日直書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其後史官修永樂實錄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以前但書元二三四年而無號蓋其子孫曲為遷就以掩其非而不知其轉相矛盾夫紀年必有號自漢武帝以來歷代皆然若去其號而但紀其年則所謂元二三四年者將于何屬雖欲不謂之革除而不得也在從前王世貞申時行輩諱其祖宗朝事故多飾詞偏護而舊史例議乃據其說而力辨當時並無革除之事又安足為定論乎

今不取

遷孝康皇帝主于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徙居園陵吳

陳瑛通燕府密謀受其賄賂其不忠于建文實甚永樂不能聲其罪而加之顯罰已有愧于漢高之斬丁公轉命其入居憲職是欲促戮効死諸臣而自逞私此其尤為叵測乃未行罷斥黜

衡徐三王俱降封尋廢允熥允熞為庶人錮鳳陽允熙奉太子祀未幾暴卒

召陳瑛滁人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白于朝逮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

以欲辟株牽蔓殘色又無辜殆不止于羅鉗吉網摘復靦然自以為出之有名真喪心無恥永樂本以逆取而即位之始首誰是人其殘忍刻薄尚可問乎

等獄詞逮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若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為無名于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以董倫薦（縉先入臨太祖為有司所劾謫河州衛吏上書于倫故倫薦之）

官翰林侍詔秩九品不常設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始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高巍聞京城陷經死驛舍至是執鉉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以鉉非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王報讐耳遂磔于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考王鏊守溪筆記載景清事云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二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臨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

與遜國記表忠録諸書不同然以清死難在成祖未即位之時較之緋衣行刺似為近理今附註于此

九月論邱福等三十人功封爵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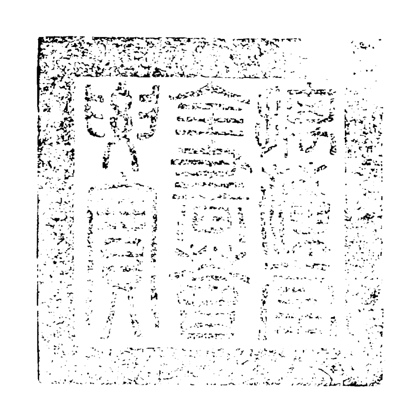
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封成陽侯等侯者十四人陳珪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保定侯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顧成字景韶江都人封鎮遠侯王忠考獻人封靖安侯王聰蘄水人封武城侯徐忠合肥人封永康侯張信臨淮人封隆平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寬陳州人封思恩侯王寧封永春侯徐祥大治人封興安伯等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輔字文弼玉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譚忠淵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應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

趙彛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廣恩伯茹瑺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陽侯陳亨涇國公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瑺監修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實錄書成遷南昌知府以直書帝起兵事族誅

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録監生臣楊正邦